

与你同行，留住野生鸟类的身影

——评《合肥野生鸟类图志》

□ 徐浩瀚 邵梅

在蔚蓝的天空中，两只大鸟正在展翅飞翔，它们头戴紫冠，身披白羽，尤其是那黑色的翅端在蓝天和白云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它们在飞着，穿越千里万里的执着，尽显坚毅，它们在唱着，挑战千难万险的追寻，不舍昼夜。它们就是白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盛顿公约》(CITES)一级保护物种(极其濒危)，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在中国，像白鹤这样濒危鸟类还有很多，它们是一种珍贵的、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此外，还有很多野生鸟类，它们虽然不是濒危物种，但对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了解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野生鸟类，对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鸟类资源的永续效益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合肥市野生鸟类图志》向人们展示了合肥市目前野生鸟类的自然之美及其多样性，通过对近三百种野生鸟类的介绍，

唤起人们对野生鸟类的热爱，呼吁人们更加珍爱我们的生存环境，关注野生鸟类的保护。

合肥地处安徽中部，亚热带北缘，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在地理位置上，合肥处于华南区与东北区之间，是多种候鸟南北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中转站和越冬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南北迁徙的候鸟，夏候鸟在此繁殖，冬候鸟在此越冬，旅鸟在春秋两季迁徙时途经合肥。

本文开头提到的白鹤，在合肥为旅鸟。为了全面了解合肥市野生鸟类的资源状况，客观科学地评价合肥市生态环境质量，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于2012年5月启动“合肥市野生鸟类图志”项目，对合肥市野生鸟类资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合肥市野生鸟类图志》所选取的260种野生鸟，绝大多数都配以摄影图片，真实地反映了每种鸟的原色生态，分种介绍的文字部分则翔实地介绍了该鸟的外形特征、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及其保护

级别。260种野生鸟类，按季节型分有留鸟、夏候鸟、冬候鸟和旅鸟等，按生态习性分有游禽、涉禽、陆禽、猛禽、攀禽和鸣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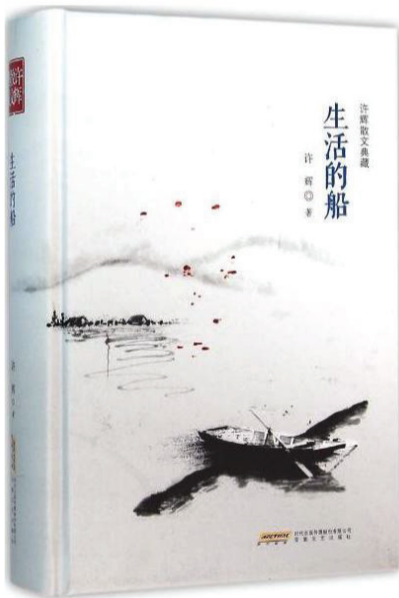
这些野生鸟类种群密度大小不一，保护级别也不尽相同，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的有4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的有32种，属安徽省一级保护鸟类的有19种，属安徽省二级保护鸟类的有25种。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这些野生鸟类的识别特征、繁育期、取食习性和筑巢方式，在欣赏这些野生鸟类的自然之美的同时增加保护野生鸟类的知识。

《合肥市野生鸟类图志》首次以清晰的图片记录到以前在合肥市内没有分布记录的野生鸟类，包括有“水上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和遗鸥，在中国罕见的斑胸滨鹬，以及在合肥罕见的普通秋沙鸭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是一本融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工具书。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散文写作

——评“许辉散文典藏”系列

□ 何 健



田里》、《在淮河两岸看冬小麦》等散文中，许辉毫不掩饰自己对麦子的感情。他认为小麦和麦田是旺盛、昂扬、饱满的生命力的象征，“代表了一种最古老的东西，随着生命和时光的延续，它们的深奥的含义将不断地、更进一步地显露出来，永无完结的时刻。”

许辉散文对淮河流域的民俗风情也进行了重笔描绘，同样体现出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他以优美的笔触向读者传递着淮河流域特有的文化生存形态，民俗风情不仅成为他的审美对象，而且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直接影响其散文作品的深化与拓展。这类散文内容丰富，有对故乡风物和人情的依恋，如《粥》、《泥鳅》、《奇妙的红芋》、《野菜故土》、《牛肉与羊肉》、《衣饰及其联想》等；有对民风民俗的记录，如《赶集》、《晃》、《过年》、《相亲》等；有对淮河干流、支流沿岸的实地考察，如“走淮河”系列散文；更有对淮河流域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如《蒙城五题》、《庄周的濮水》、《涡河》等。他在这个承载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厚土上书写了贫瘠状态下的原生态景观，以观察和体验切入自然，高蹈着自然生命的灵魂之舞，内蕴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哲学意味。

当然，许辉并不自我封闭，并不囿于一地一处，他年少时就揣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利用每个假期外出旅行、采风、写作，以开放性目光从大千世界吸取散文艺术的营养，写出一些表现江淮大地之外，其他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如《河西走廊的散步》、《时间在藏区被拔慢了》、《一个人的桂林》等，写他在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奇，带领我们见识了截然不同的地域风情。

许辉的散文是地域的，但传达的情感却是普世的。许辉喜欢写家庭日常生活，在这类散文中，那种亲人间的细腻感情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文字也变得朴实琐碎起来。有时候，烦琐的生活也是美好的，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能让人尽情品味，其《我的父亲母亲》、《太太的背影》、《孩子是我的老师》、《听女儿弹钢琴》、《周日的补偿》等散文，描写了亲人之间割不断的情感，带给读者亲切温暖的感觉。

许辉散文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异常丰富的淮河流域自然景观的呈现。他对自然深深迷恋，大自然不仅是他歌颂和倾慕的对象，更成为他思想的源泉、艺术的灵感，甚至是精神的依托、生命的依靠。他声称：“原野是生命的摇篮，是我的生命、我的感觉和永远的依托。”

很多时候，自然景观成了许辉散文的主角，而人物则退居幕后或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常常撷取生活中最平凡朴实的片段，或一个风景优美的角落或一个人物突出的镜头或一个富有情趣的场景，或一时一地的强烈感受，集中笔墨描写它，从而使有限的篇幅具有无限的容量，见出深长的韵味。

许辉最初是以诗人身份走入文坛的，虽然后来很少再写诗，但依旧保留了诗人的气质和禀赋，他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眼光和心灵去感受和体验外在的客观世界，从平凡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诗意的。他精心描绘的一幅幅清新淡雅的乡村图景，充满着宁静的美，满贮着人间烟火气息。如《生活的船》、《深秋的瓦埠湖畔》、《又到中庙》、《河埂·河滩》等散文，意境深远，渲染出乡村的宁静和悠闲。麦子和麦田也是许辉笔下重要的自然景观。在《麦收记忆》、《小麦香熟》、《嫩柔摇曳的麦月》、《在吴山的麦

以他者的角度重构历史记忆

——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 孙晓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公开提出“中华民国”，虽然民国时期只有短短几十年，却是风起云涌、抗争不断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时的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内忧外患不断，城市乡村凋敝。国人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但留下的相关史料中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少之又少，西方记者当年留下的现场速写与摄影图片因此就显得弥足珍贵。

一部别开生面的民国史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4册)》的编译者沈弘教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西学俱佳，从上世纪90年代起遍访波士顿、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难得一见的珍贵记录。他耗时十年，整理翻译，用近3000张珍贵照片、100万文字、特约记者现场报道，原貌呈现了《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以西方的视角、他人的眼睛，为历史定格，呈现不一样的关于民国的完整、系统的海外图文报道史料记忆。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世界最早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从1857年起就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关注，曾派驻大量记者来华，向英国发回实时报道，为那个年代留下众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可以说，在同时期载有中国图文的西方书刊中，没有一种可以与其等量齐观。

人物和场景在镜像中重生

书中很多片段颇让人回味。如一张名为《古老中国的精神：一位杭州农民在净慈寺里抽烟杆或休息》的照片，一个老农坐在一所寺庙之前的石头上，翘着二郎腿，手握一只长烟杆。吸着旱烟却显得心不在焉。他穿着草鞋，左脚有伤，可能是在劳动中不小心受了伤。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平常的景象，《画报》为何在标题中强调“古老中国的精神”？难道因为农民身后的佛教寺庙？

1926-1949这二十几年，也是中国迅速奔向现代化的时期。现代化医院、铁路、学校等新事物大量涌现，长袍马褂渐被换成西装革履，新款式旗袍受到都市女性的热捧。现代化与传统并行不悖，潮流与市井和平并存。《画报》以全面的视角，既关注到大上海街

头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广告，也拍到了遥远偏僻的西藏一个藏族姑娘头部饰品的花纹，全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俗与艺术。

换一个角度重温历史

图片具有直接的视觉冲击力，书中关于文化新闻的影像图片报道，不时给人带来心灵一颤。当然，由于国体、政体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当时这些英国记者在采集中国影像图片时，选择的角度、出发点都是不同的。毕竟，在新闻影像表达中，价值观念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民无安居，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更别说文物保护观念了。一组题为《一个用作广告牌的明陵石雕：中国故意毁坏文物的行为》的新闻影像图片令人深思：南京明陵一尊巨大的大象石雕上，张贴着各种标语。石雕已在荒凉的郊野默默地站立了几百年，然而民众并没有把石雕当成文物。拍摄者心中疑惑众多：这么富有历史价值的石雕，为什么不转移到博物馆里？另一组标题为《佛像遭遇中国士兵砍头：盗取佛头是为了卖给古董店》的图片更是直接表露了记者的不满和忧虑。

早期西方人把中国人看成怪兽形象，看中国是野蛮之邦，画像中的中国人怪异突兀，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西方人和中国其实已经处在一个大致相当的对等状态了。今天的中国，历史早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今天在走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生活小康的道路上，回望历史，是为了牢牢铭记过去，更好地砥砺前行。